

來鴻

丁純

冷暖間

冷暖之間，心情變化是微茫的，也是痛徹的，所謂「乍暖還寒時，最難將息」，詩人敵不過這殺傷力極大的冷暖之間吧，只能喟歎、感傷，甚至迷離。
半醒半醉、半癡半癡，到底不如半冷半暖讓人肝腸寸斷。太暖，太冷，都是極端，極端的東西無非是對人的體質的考驗，難達心底；這樣說吧，一個人，長期生活在熱帶或者寒帶，適應了氣候的變化，也會愛上美好的人間，但，若生活在溫帶，我想算是具備了成為文學家的初步條件了。
簡單考證一下，方知：半冷半暖的地帶在大陸應該是成都、重慶、長安、洛陽、南京、揚州等等。或者說，這些地域很容易產生藝術家、產生偉大的文藝作品。我所鍾愛的唐詩、宋詞，我經常翻讀的明清小說，裡面的內容大多是這些地域所發生的事情。
倘若「窗前明月光」發生在海南，就不會有「疑是地上霜」的句子了，海南根本無霜，何談地上霜？「茅屋為秋風所破歌」，發生在嶺南更是無稽之談吧，茅草只生長北方，嶺南的建築不是騎樓就是圍樓。寫月光不加霜，就等於花無蝶、水無紋，毫無情致吧。
所以，那些讓人痛心疾首的句子，多半是作者冷暖交替時所做，什麼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，什麼「明月夜短松岡」，這樣的超殺傷力的句子，不可能寫在夏天吧。
也就是在前兩天，讀武漢李修文的散文《每次醒來，你都不在》，冷暖間的痛直入骨髓。且不提，在戈壁灘碎石壘起的「趙小麗，我愛你」，已經足以使人心碎；文中主人公的命運，也是在冷暖之間顛簸、飄零。一個人的命運似乎就是在冷暖之間轉轉完成，中年人尤如此，1960年生的老路，步入中年後，忙着結婚、生子、下崗、離婚……愛子也被前妻帶往成都的路上，車禍死亡。
千帆過盡，冷暖自知，是人世的哀涼吧。
有時，自己也去想，倘若不是生長在淮河以北，我能否真正理解李義山？能否真正懂得小杜？可能要大打折扣吧。環境、經歷與文學的不謀而合，才會產生新的感受吧。
千帆過盡了，但，白蘋洲還在，即使到了天際，也只是孤帆遠影天際流，還是沒有跑多遠。這就是詩歌吧，也是心情吧。
時尚一點，聽香港詞人林夕的作品，那種對都市當代人的冷暖狀態的表達，無有人出其右。能記得住的名字：劉以達、蘇永康……他們的感受，像大街上的行人，一種跌跌撞撞的冷暖之痛。

歷史空間

范公苑情思

陳根生

范公苑坐落在鬧市區會引起一些人的惋惜。
可不是，跨過一座石碑坊，城河的碧水悄悄地近過身來，幾間青磚瓦房，悠悠地散發著大宋的氣息，山頂的涼亭連連放下一條亂石路來迎接遊客，還有整齊地排在路的一簇簇蒼勁的松，一叢叢青翠的竹……好端端的一座綠色園林，落下厚厚一層鬧市的喧囂和汽車臭尾氣。
拾級而上，迎面范公半身塑像，先生面目風清月朗；遺憾的是先生戴的家常帽，手上卻又拿了上朝的笏板，這種搭配當然不是先生的錯。十來米的城河對岸，豎起一幅長30米、高14米的漢白玉大壁雕，壁雕不愧是本土工藝美術大師李玉坤精心設計的作品，越看越震撼人心。我久久地凝視壁雕，彷彿與歷史對視，八、九百年前熱火朝天的工地煙塵噴薄而來，范公為了「救水旱，豐稼穡，強國力」帶領四萬群眾手推肩扛，號子連天的戰海場面，今天看來仍然使人熱血湧。先生「居廟堂之高，則憂其民；處江湖之遠，則憂其君」，離開中央權力核心北宋京都（開封）來到千里之外的黃海之邊從事地方工作，與老百姓心連在一起，汗灑在一處，先生無論順境還是逆境，無論是進還是退，始終都把愛國憂民放在第一位，帶領如舉人民完成這宏偉的民生工程，創造了千古流芳的輝煌。這是何等寬廣的襟懷！何等絢麗的人生境界！縣城東雲路巷的「范文正公祠」，北門外的「報功祠」（合祀范仲淹、鄭曉），南門內的「二賢祠」（合祀范仲淹、胡安定），三座祠堂早已完成了歷史任務，如今只有一道捍海堤俗稱范公堤綿延582華里，依然造福阜寧、如皋、如東、啟東、呂四等地千萬人民，猶如長虹臥波般橫亘在世世代代如舉人民心中。
如舉民間至今還流傳著一個小故事，說是當年如舉東鄉有個刁鑽財主，一個勁盼兒子日後金榜題名，卻又慳吝刻薄舍不得花一文錢學費。他與家塾教師——一位老秀才相約道：「犬子不才，識字多寡，不怪先

生，年俸三十兩紋銀，分毫不差。不過，年底若鄙人寫的字，老先生有一個不認識，得扣銀十兩。」轉眼到了年三十結賬時，只見財主先寫了個「水」字，接着又在「水」下面添了個「石」字。老秀才愣了好一會，目瞪口呆。財主又如此這般再寫了兩個古怪的字，老秀才苦著臉搜枯枵腸還是不認識。於是，頃刻之間，到手的三十兩年俸扣個精光，白白幹了一年。老秀才實在咽不下這口氣，進城找到了正在監修海堤滯留如舉過年的范仲淹訴苦，乞求大人作主。范公很快找來財主請教：「請問這『水』字下面一個『石』字，到底怎麼個念法，是甚麼意思啊？」財主搖頭晃腦得意洋洋地回答道：「這還不容易！念『嗒』。檐頭水滴在腳踏石上不是發出『嗒、嗒』的聲音嘛！」范公點了點頭，微微一笑。他隨即要來筆墨，上面寫了個「竹」字，下面加了個「肉」字，轉頭問財主甚麼字。財主搖頭說不認得。只見范公把臉一沉，大聲說道：「我來教你」，作個手勢，衙役一擁而上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把財主揪在地上，扒掉褲子，舉起大板，叭、叭、叭連抽三十大板，揍得財主殺豬似的嚎叫了好一陣，哀求道：「范大人饒命，這字我認得，竹板打在肉上叭叭響，念『叭』。」范公說：「我還有兩個字想請教。」財主趴在地上磕頭如搗蒜：「范大人，小的再也不敢了！老秀才的三十兩年俸我立刻送去，少一毫你打一板子！」
這個小故事讓我們笑破肚皮的同時，我們不得不感謝這位東鄉地主，又讓我們看到了范公嫉惡如仇、機智幽默的另一面，使他逗留如舉的一段短暫生活閃耀出異樣的光彩，那麼真實溫暖，生動有趣！
但我以為范公對如舉人民最大貢獻並不僅在此，而是他向朝廷推薦了如舉教育家胡瑗，使胡瑗「明達應用」，「經義，治事」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澤被全國，造就千萬人才，王安石稱他「先生天下家傑魁」，「高冠大帶滿天下」；教育史家說，胡瑗的分科分齋教學法要比歐洲大學分系科教學早七、八百年！在皇帝、范仲淹等大臣鼎力支持下，胡瑗「管勾」太學幾乎揭開了中國歷史上繼孔子之後的第二個教育的春天！而且范公的後裔又落戶如舉，子孫繁衍，時人譽為「范半城」；他們教書育人，哺育如舉英才輩出。范公玄孫就在縣北建「花源草堂」課徒，我所住的明代古巷邵家巷北端，曾建有范登輝的「大夫第」，范登輝就是范公後裔，他「以親老絕意宦游」終生「惟就家授生徒」，造福地方，人稱「文白先生」。發愚蒙，啟民智，功在當代，利在千秋，其功德之廣之深之久之遠豈在捍海堤之下？



范公苑 網上圖片

古今講台

看到了一道陽光

吳羊璧

時間是看不見的，但我看到了時間。
說來有趣。每天近黃昏的時候，我的房子裡會有一條陽光投射進來。我說是「一條陽光」，因為這陽光從不知怎麼說的屋宇罅隙間漏進來的，就幾呎長的一條。
這條陽光的趣味是：看著這道斜陽進來，漸漸地變得長些，然後又漸漸的短了，終於消失。
就是這樣，一段「時間」消失了，這是一段看得見的時間。
說認真一點，是看到了陽光；說得抽象一些，是看到了時間。
每當看到這一道陽光在推移，在變化，不由得我感到，我看到時間在移動，在過去了。
於是不禁又想，在變動的不仅是這一道陽光，而是宇宙一切都在推移變化，這道陽光不過是使我感覺到了這種推移變化在進行吧了。
一切在流轉，一切在變化。
秦時明月漢時關。我們見到一些古老的事物，會想起它們已經經歷了許多滄桑。

「前不見古人，後不見來者」，詩人甚至為此感慨起來，想到了天地之悠悠，感觸起來。這是《唐詩三百首》裡面的一首。
一切在流轉，一切在進展。詩人敏感，特別抓住了這感受，寫下了意味深長的詩句。
事實上我們所處的宇宙，是在不斷的變化進展中。從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的時期，有了我們的宇宙，但我們的宇宙在那時候只是在一步步的形成。太遙遠的時候是甚麼樣的「有」或「無」，我們不能想像。也許我們可以試圖想像太陽系的初期，宇宙的一角，只是一個小角落，不知怎樣出現了那麼一個星球體系，那裡有一個發光的物體，我們稱它做太陽。我們的一切想像其實只能局限於太陽系。我們可以想像人類將來能在太陽系中飛行，飛向其他的太陽系行星，但是完全不能想像飛出太陽系去是甚麼樣子。對於太陽系的形成，到底如何？我們也不能想像。籠統地說，那時先應是一片虛無。但是，虛無又是甚麼？「無」是甚麼，「有」又是甚麼？太難想像下去了。

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，我們所身處的宇宙，是在不斷的變化中延續下來。最初我們的太陽系是甚麼樣子，不知道。但肯定是天天不同，年年不同。今天我們的太陽系一定仍然是在變化中。從古遠發展變化到今天，今天又在發展，明天又在發展，將來會發展成為甚麼樣子呢？
在時間的變化中，在宇宙的變化中，我們所知道的實在是太少。回顧茫然。不過我們知道自己生存在太陽系中，太陽系生存在大宇宙中。大宇宙中有我們這麼一個星系，人類在這個宇宙中發展起來，成長起來，成為有智慧的生命。我們探索宇宙，想飛出地球。人類為此也可以自豪了。
浩浩宇宙，到底還有些甚麼星系列，到底還有沒有其他有智慧的生命存在呢？我樂觀地想，有，一定有，我們不會孤單的。不過想像到這裡，也覺得太奇妙了，宇宙啊宇宙，人類在呼喊，甚麼地方會有回應呢？有吧。有一天會有的。
我眼前的這一道陽光在移動，我生存的空間、宇宙、時間在變化，一萬年以後，一億年以後，是甚麼樣子呢？我們不知道，又太想知道。

畫中有話 圖、文：張小板

廣告好國中



諷刺內地某電視節目廣告連篇

古典瞬間

對月亮陰影的想像

龔敏迪

月亮作為暗夜中最明亮的天體，讓人產生了無限的遐思。而古人對月亮的想像，則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化價值。杜甫說：「卻月中桂，清光應更多。」陸游也要：「除卻君山湘水，卻留桂樹更明。」李白則「欲折月中桂，持為寒者薪。」這都表達了他們對現實的不滿。但如果真要沒了月影中的桂樹，那就糟糕了。
屈原的《天問》道：「夜光何德，死則又育？厥利維何，而顧菟在腹？」後世對「顧菟」有不同的解釋。一九七八年，湖北出土了年約為公元前五世紀後期的曾侯乙墓，其中的漆衣箱箱蓋上，月亮裡的動物頭如虎、身尾如兔。「顧菟」可能就是這種藝術想像的產物。死而復生的夜光之德，是為顧菟而存在，還是有了內在的顧菟，才有這個德呢？這是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。而《左傳·宣公四年》載：楚人稱虎為於菟的。這麼說來：「顧菟」與「於菟」肯定是有聯繫的。同樣在楚地，一九七二年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上，月亮裡既有蟾蜍，又有兔。表明這時顧菟已經有了變化。
聞多指出：《天問》而外，先秦者傳說不一。《天問》而外，先秦

說：「李賀謂之吳質，段成式謂之吳剛，未詳其義。竊意《卷後引》所謂吳質，非吳剛也，恐別是一事。魏有吳季重亦名質。」雖然有桂樹、寒兔等關聯，但吳質與吳剛是不是同於人不好說，目前也沒有見到三國魏吳質，與桂樹、寒兔有什麼聯繫。至於《山海經》說的：「炎帝之孫伯陵，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，緣婦孕三年，是生鼓、延、及。始為侯，鼓、延是始為鐘，為樂風。」其中的吳權，顯然與吳剛是扯不上關係的。《水經注》轉錄三國時王肅《喪服要記》的話：「從前魯哀公為他父親送葬時，孔子問曰：甯設桂樹乎？哀公曰：不也。桂樹者，起於介子推。」因為介子推抱木而燒死後，國人「恐其神魂實於地，故作桂樹為之。」因為那是不平靈魂的棲息之處，「生於宮殿，死於枕席」的魯哀公之父，自然就用不到桂樹了。而月亮被稱之為桂宮、桂窟、桂魄，也代表了某種高揚了的精神寄托，所以唐人許渾說：「人心高下月中桂。」
傳說中吳剛學仙有過，被謫令伐樹創適合，永遠砍不完的桂樹，樹上還有烏鵲搭橋。這個吳剛的形象，究竟是狗頭的形象，還是萬言了某種無盡的精神力量呢？吳剛還能不能通過努力成仙？他是不是非繼續砍這棵樹？真是：「吳生斫鈍西河斧，無奈婆娑又滿輪。」其中可以讓人思索的寓意，實在太過於豐富了。



豆棚閒話

猩猩美女

馮磊

對於女孩子而言，美貌是一筆巨大的財富。學習成績好當然更好，成績不好，仍然可以憑借美貌嫁個殷實人家。「幹得好不如嫁得好」，這論調，是否光輝正確，無需我多言，自有現實的例子擺在那裡。人是如此，某些動物似乎也是如此。
安南是一個古國，曾經是古代中國的屬國。主要疆土，大致在今天的越南一代。在唐代，安南武平縣封溪中有一種猩猩，不知是長得美還是愛美的緣故，人稱猩猩美女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這種猩猩美女懂得人的語言。很博學，「知往事」。這樣的動物，簡直是無價之寶啊！
但是，我們要談的，不是牠的美貌，也不是牠的博學。而是猩猩美女的致命弱點。牠們很貪杯。儘管，牠們自己不會釀酒。
猩猩美女遇到有酒的人家，端起杯子，捧起罈子來就喝，一點都不客氣。很快，貪杯的猩猩就喝醉啦。
牠們成群結隊被人類抓走，然後用籠子圍起來。人類把牠們抓來，是要拿這猩猩的唇。當然，牠們不是要和猩猩美人親嘴，而是要吃猩猩的唇。傳說，這是和鱸魚、河豚齊名的一道好菜。
人類是有耐心的一種動物，牠們懂得細水長流。大家設計把猩猩美人抓來以後，就關在籠子裡。然後慢慢吃。據說，當時的吃法是，每天只吃一隻。於是，戲劇化的情節出現了。牠們「自

推肥者相送，流涕而別」。用今天的話說，就是主動推選肥胖的同胞出來，讓牠去當鋒利的刀刃，藉以延緩自己的生命。當然，能延緩的壽命也不長，或者一天，或者幾天。牠們就這樣，每天集體哭著送別即將上刀山的同類。
猩猩美女的這種推選方式，遊戲一點說，頗有現代的選舉精神。牠們自覺制定了遊戲規則，同時又非常無奈。這件事，太殘酷了點兒。其實，每天晚上，每隻猩猩都清楚地知道，第二天上刑場的究竟是誰。
那麼，這漫長的夜晚，牠們是如何熬過去的？
不幸而為魚肉，任人宰割，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。這，也是無數智者在蹂躪叢生法則的原因之一。
當然，也有所謂大人物公開揚言，「每個時代都有犧牲品」。但，做如是論的人，多數不是底層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自認為不會成為「時代的犧牲品。」
某年月日，有雜誌社實行末位淘汰制。所有員工都倍感憤怒，繼而恐懼。主編大人於是站出來曉以大義，以單位的生死存亡做擔保。呼籲大家理解雜誌社的困境，勇於自我犧牲。至於淘汰的規則，則比較簡單。主編說，誰下崗，將由投票產生。
大家無奈，於是投票。五分鐘後，結果出現。主編大人以幾乎滿票的方式離開雜誌社。除了他自己，別人都把表現崇高自我的機會留給了他。始作俑者，有時候前景也不是那麼美妙的。
尤其是，以踐踏他人的生存基礎為前提的把戲。